



【逆旅拾光】

饲养院记趣

□赵阿芳

一夜入秋,天冷了。翻箱倒柜找秋衣秋裤时,不禁想起小时候入秋后最爱去的地方是大队饲养院。

那是一片向阳的山坡。中间是一条石板铺就的甬路。上半坡砌着牛棚,下半坡搭着猪圈。牛棚的东头是四间平房,饲养院的三大爷就住在这平房里。平房最东头是炕间,间了道壁子,单独隔开。西面三间是通的,靠炕间的地方垒了锅灶,支了两口特大号的生铁锅,是熬饲料用的。

天冷以后,我大部分时间都窝在饲养院里。因为那儿的火炕烤得屁股暖烘烘,那儿煇的地瓜流着油,那儿的花生饼能偷嘴,那儿的牛棚有没摘干净的秕花生,那儿也是村里大人们的歇脚场,常能听到逗笑的故事。

我至今还忘不了那件惊险的事儿。邻居二哥用地瓜叶当烟丝,卷了一根喇叭口土烟卷,里面偷偷包了一个小挂鞭。他满脸堆笑,双手热情地递给了三大爷,随手掏出裤兜里的火柴盒,嚓一声,划着了火,给三大爷点上了。

三大爷接过,乐滋滋地猛吸两口,忽然烟卷就冒出了刺刺的火星子。吓得三大爷“嗷”一声吐出了嘴里的烟卷,还没等烟卷掉地上,“啪”的一声,小鞭炸了!

三大爷被吓得魂飞魄散,嘴巴直哆嗦,话都不说不利索了。缓过神就撑着二哥要揍他。周围看眼的都笑得前仰后合,直不起腰来。我却惊出一身冷汗:这小鞭要是真在嘴上炸了,可咋办呀?

牛棚三面围墙,前面向阳敞开着,只有一排柱子用来承重屋顶。柱子往里一米左右是一排牛食料槽,石头底座,四面木板围着,上宽下窄。靠里的木板被牛嘴磨得光滑细腻,像镜面一样反光。食槽后面拴着一群牛,记忆中一直是老牛多,小牛少。牛的品种挺多:黄牛,黑牛,还有几头花豹牛。有悄悄地卧着倒嚼的,有静静站着甩尾巴的,可是,它们的嘴巴都在不停地磨磨着,嘴角粘满了泡沫。大人说,这是牛在反刍。

到牛棚寻秕花生吃,是我幸福感爆棚的时刻。

牛棚靠东墙是堆放饲料的地方。花生蔓用铡刀铡成一捺的长短后码起来,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。这里是我的小安乐窝。坐在高高的花生蔓堆里,我一边用手翻倒着花生蔓,一边眼睛不停地扫描着,发现一颗秋收遗漏的秕花生,心里一喜,如获至宝,立马剥开壳就填进嘴巴里。满身皱褶的花生米,虽然只有手指盖大小,可是甜丝丝喂喂的,怎么就那么好吃呢?越吃越爱吃,可就是总也填不饱肚子。

夏天来了!捉知了的季节来啦!最早我是用牛尾巴毛做工具:牛尾巴毛打个活结系在长竹竿上,发现知了,就伸出竹竿,悄悄靠近,用上面的牛尾巴毛圈一套,知了就被套住了。

可是,在牛尾巴上拔毛可是个危险活儿。

牛卧着时,尾巴压在身下,看不清哪根长,不好下手。牛站着时,尾巴又不停地摆动赶苍蝇,也不好下手。只有等牛安静时,尾巴下垂着,能看清比较长的是哪根——这就是拔毛的最佳时机。但得防着牛突然一疼,会蹬后腿踢人,所以必须屏住呼吸,眼疾手快,拔了就跑。因此每拔一次牛尾毛,我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
可能是因为拔牛尾巴毛太危险了,就有大人发明了用塑料袋网知了,这个办法网知了好使,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去冒险拔牛尾巴毛了。

饲养院有辆大板车,是村里唯一的拉大货的运输工具。

那时,每家都有至少一辆手推车,那是家庭中主要的运输工具,运粮运粪都靠它。我五六岁的时候,父亲随小车队往地里送粪,就把我放在手推车中间的车梁上推着我,两边篓子都是粪(猪圈发酵熟化处理后)。那粪,那小推车队,有种丰收田野里独有的味道和记忆。但坐在小推车上,是不敢随便动弹的,因为坐小推车远不如坐大板车来得舒服。能经常坐上大板车,是我小时候能想到的最高级的待遇。

因此,只要大板车要去麦场拉麦秆、拉黄土去填猪圈,我都自告奋勇去帮着装卸车,为的就是享受坐大板车时那种晃晃悠悠的快乐。

大板车上的零件可多了,光是套在牛身上的那些家什,就让你眼花缭乱。有好几个下雨天,大板车不能拉活儿,我就一个人悄悄跑到饲养院里,围着大板车上下左右地仔细观察,琢磨它的机关,做梦都想自己长大了也能去赶大车。

许多年后,当饲养院彻底消失在推土机下,我才渐渐品出那时光景的深意。那里不仅是我们玩耍的乐园,更是我们最初认识世界的课堂——不是透过书本,而是通过肌肤的触感:手心触摸牛身时的温热,火炕烙在背后的踏实,甚至是被鞭炮惊出的那身冷汗。

我们在牛棚里懂得了对生灵的敬畏,在寻找秕花生时尝到了发现的甜美,在恶作剧的笑声与后怕中,懵懂地触摸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边界。这些童年碎片,粗糙却鲜活,简单而真挚,它们无声地沉淀,成为我生命最初的底稿。

如今,住在四季恒温的楼房里,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烟火缭绕的饲养院。有时会觉得,我们长大后一路追寻的,或许就是那种能把屁股烤得暖烘烘的踏实;我们念念不忘的,也不过是那颗皱巴巴的秕花生里,所包含的纯粹与满足。

美好的时光似乎总属于过去。这让我想起牛的反刍,当时匆匆咽下,未必知味,留待日后在记忆里反复咀嚼,才真正尝出了其中的甘醇。那么此刻我们正经历的平淡日常,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,也会成为让我们回味无穷的“美好旧时光”呢?

□吴建

【私房记忆】

双休日出去游玩,道路两侧不时有卖柿子的摊点闪现。那遮阳伞下的箩筛里摆满了一只只红彤彤的大柿子,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忍不住下车买了一袋,站在路边就吃了一个,甜甜的,软软的。

记得儿时老家也有一棵柿子树,长在屋子的西南角。树干有两米多高,不粗,枝条呈暗淡的灰色,并且粗糙干涩,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,但结的柿子又大又红。

柿树开花晚,直到五月中旬才开出小小的花,黄白色的花瓣,紧紧地护着娇嫩的蕊,花瓣只有指甲盖一般大。每朵花都隐藏在稀稀疏疏的绿叶间,微风吹起,花儿时隐时现,星星点点,看上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淡雅。

到了六七月间,花儿飘落,小小的柿子便挂满了枝头,青青的,圆圆的,好似孩童那乌亮的大眸子。八九月,柿子渐渐大了,由青转黄。霜降时节,“一夜寒露风,柿子挂灯笼”。柿子树变得灿烂生动,像一位艳丽的少妇一样明丽起来。那娇艳可爱的柿子红得诱人,红得透明,就像一盏盏红灯笼似的,在阳光的照耀下,晶莹剔透。圆滚滚的柿子缀在枝头,沉甸甸的,把树枝压得弯下了腰。

熟透了的柿子在秋风中摇曳舞蹈,引来了一只只在天空中来来往来的鸟儿,它们一个俯冲落到柿子树上,用尖尖的小嘴啄食眼前的美味。一边吃一边还唧唧地叫着,仿佛吃到山珍海味似的。

母亲手持长竹竿,将枝头

□孙志昌

前几日经过一条巷子,看到一位老爷爷推着三轮车卖豆浆。车轮卡在青石板缝里了,他也不急,只是慢慢调整车把,一点点把车挪了出来。这场景突然让我想起爸爸常说的那句话:“人这一辈子,有三件事要慢——走路要慢,说话要慢,吃饭要慢。”

第一慢是走路要慢。我小时候在胶东乡下,常常看到赶海的人在凌晨出发。他们光着脚踩在滩涂上,每一步都要等沙泥从脚趾缝里慢慢溢出才肯迈下一步。同村的王二爷走得最慢,他却总能捡到最多的蛤蜊。他说:“快腿踩碎壳,慢脚识纹路。”后来,我在城里看到很多人闯红灯撞了车,才明白王二爷的慢,其实是先让身体沉下去,再让眼睛亮起来。

第二慢是说话要慢。镇上的茶馆掌柜老周有个规矩:客人点完单,他总要默数三秒才应声。一开始觉得他慢吞吞的,后来才知道这其中自有门道。有一次,他看到两个年轻人争执,一个越说越快,一个脸都红了。老周慢悠悠地递上茶:“话赶话,赶出岔;话等话,等出花。”果然,那急着辩解的年轻人突然不说话了,自己笑了。原来留白的空隙里,理智

上的红柿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勾下来,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,抓起一个柿子就咬,母亲拦都拦不住。可刚进嘴里,就感觉涩涩的,“哇”的一声全吐了出来。母亲笑着说:“柿子要捂几天才好吃呢。”母亲在柿子顶部的盖子里倒入一点点白酒,说这样柿子熟得快。然后逐个放入纸箱里。两三天的工夫,柿子就不再酸涩了。母亲拣了一个又大又软的柿子递给我,我心有余悸,小心问道:“能吃吗?”母亲微笑着说:“当然可以吃了。”她帮我揭开磨盘似的柿子盖,然后慢慢撕掉一半薄皮,黄嘟嘟的柿子肉便露了出来。我轻轻咬上一口,那个软滑汁稠,甘甜如蜜啊!柿子不醉人自醉。

母亲没有把大红柿子全摘下来,而是留下十几个挂在树上。我不解,母亲笑笑说:“孩子,记住不能吃独食。那些柿子是留给鸟儿吃的。”捂好的柿子母亲留下一部分家里人食用,余下的会分给左邻右舍。村里很多人家也有柿子树,但他们不怎么会“捂”柿子。他们把柿子放进篮子里就不管不问,这些柿子十天半月还和刚摘回来一个样。村里人看到我家捂得又红又软的柿子,都羡慕地说:“真好看啊!”孩子们更是如获至宝。“邻里好,赛金宝”,邻居家的果树上结了橘子、梨子、苹果等,也会送些给我家。庄户人家的果树,成了连接乡亲们感情的纽带。

“色胜金衣美,甘逾玉液清。”而今吃着这香甜的柿子,脑海中又浮现出老家那棵瘦小的柿子树和母亲温暖的笑容,心里顿生愉悦和感激。

会慢慢生长。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,说话快得很,却忘了言语间本该有的喘息。

最要紧的是吃饭要慢。邻居陈奶奶独居多年,每餐必摆两副碗筷。她吃一口饭要嚼三十下,夹一筷子菜必放三次筷子。她说年轻时在纺织厂做工,吃饭像打仗一样,落下了一辈子的胃病。现在,她细嚼慢咽,反而尝出了米的香甜,菜的香味。“吃饭不是往胃里填货,是跟天地打交道。”她总这么说。有一天,我见她对着空座举杯,问她等谁。她笑着说:“不等谁,等菜味慢慢飘进记忆里。”

这三慢并不是懈怠,而是与万物同步的节奏。就像海边退潮时,再急也追不上浪的脚步,不如慢慢捡贝壳。

今早,我去买豆浆,老爷爷的车轮还是慢吞吞的。有个孩子要帮忙推车,他摆手:“慢工出细活,急什么。”阳光正好照在他的白发上,那车轴吱吱呀呀的声响,比钟表还准。我突然想起陈奶奶的话:“慢是三炷香,一炷敬天地,一炷敬时辰,一炷敬自己。”

世间万物皆有定时,花开慢,果熟慢,人悟道更慢。所谓三慢,原是天地的本来节奏,只是有时我们奔跑得太快,忘了怎么跟着大地一起呼吸。

【人生笔记】

生命三慢